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德)海德格尔
(Heidegger, M.)著;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9741-3

I. ①海… II. ①海… ②孙…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39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海德格尔文集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41-3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2½

定价: 168.00 元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

6 思想的另一开端之所以如是得到命名,并不是因为它仅仅在形态上另类,有异于以往任何其他哲学,而倒是因为,根据与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开端的关联,它必须是唯一的另一开端。基于一个开端与另一开端的这样一种相互指派的状态,也就已经规定了过渡中的有所运思的沉思(Besinnung)的方式。过渡性的思想,作为历史性的沉思,要完成对存有之真理的有所建基的开抛。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一种考察工作的对象和区域,而是那样一个东西,它首先唤起和促成了有所运思的追问,成了这种追问的种种决断的场所。过渡中的思想把真理之存有的最初曾在与存有之真理的极端将来置入对话中,^①并且在此对话中把迄今未经探问的存有之本质现身带向词语。在过渡性思想的知晓^②中,第一开端之为第一开端依然是决定性的,但作为开端已经被克服掉了。对于这种思想来说,对于第一开端的敬畏,那最清晰的、首先把第一开端的唯一性揭示出来的对于第一开端的敬畏,必定是与背弃另一种追问和道说的冷酷态度结伴而行的。

本“论稿”是为这种过渡做准备的,其剖面图采自这种过渡本身之历史性的尚未被掌握的轮廓^③:

① 此句中的“最初曾在”(das erste Gewesene)与“极端将来”(das äußerste Zukünftige)显然指向存在/存有历史意义上的“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译注

② 此处“知晓”原文为 das Wissen,通常含义为“知识、知道”。本书中的 das Wissen 一词殊难处理,凡作者明显地在存在/存有历史性的思想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地方,我们译之为“知晓”,其他情况下则仍译为“知识”。但一词两译已显被动,更何况这种区分常难得明朗。——译注

③ 中译文未能充分显明“剖面图”(Aufriß)、“轮廓”(Grundriß)以及下文的“预备图样”(Vorriß)之间的词根联系,三者均以 Riß(裂隙)为词根。——译注

这个最切近的东西是如此切近，以至于所有无可回避的谋制^①和体验的推动必然已经与它交臂而过，因此也绝不能直接被召回到它那里。本有依然是最可诧异的东西。

8. 从本有而来^②

诸神之逃遁必须得到经验和经受。

这种持存(Beständnis)为那种与本有的最遥远的切近建基。

这种本有乃是存有之真理。

在这种真理中首先开启出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急难。

从这种急难而来，存在之真理的建基、此一在的建基便成为必然的。 28

这种必然性完成于那种持续不断的、贯穿并支配着一切历史性的人之存在的决断中：不论人将来是否归属于存在之真理，因而从这种归属状态并且为这种归属状态而把作为真实者的真理庇护入存在者之中，抑或最后之人的开始是否把人逐入一种被伪装的动物性中，并且拒不把最后之神允诺给历史性的人。

当围绕尺度的斗争渐渐止息时，当相同的意愿不再想要任何

① 此处“谋制”是中译者对海德格尔生造的德文词语 Machenschaft 的尝试性翻译。Machenschaft 是日常德语中没有的词，在英语中有 machination 一词，《哲学论稿》英译本也以此对译，其意为“阴谋诡计”。但海德格尔使用的 Machenschaft 显然不取“阴谋诡计”之义，而倒是与希腊的 techne(技艺)和 poiesis(制作)相关，是指人对存在者的制作(制做)——诚然海德格尔强调这种制作是以某种存在者解释为基础的。故我们试译为“谋制”。关于该词的含义，特别可参看本书第 61 节“谋制”。——译注

② 参看本书“前瞻”部分，第 16 节，“哲学”。——原注

第一开端把存有思考为在场状态,其依据是那种呈现为一种存有之本现的首次闪亮的在场化。

11. 本有——此在——人^①

1. 本有:在历史性的人最内在急难的极端视界内的存有之本现的可靠光亮。

2. 此在:具有中心特性的一敞开的并且因而遮蔽着的“之间”,在诸神之到达和逃遁与植根于这个“之间”中的人之间。

3. 此在之本源在于本有及其转向。

4. 此在因此只能作为存有之真理并且在存有之真理中被建基。

5. 从人这一边而来,建基——而不是创造——就是让一基础一存在^②(可参照“个别者、少数人……”^③),人因而才重又获得自身,重获自身一存在(Selbst-sein)。

6. 被建基的基础,同时乃是存有之开裂的离基深渊和存在者的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无基^④。

7. 建基的基本情调乃是抑制(参看上文相关讨论)。

8. 抑制乃是别具一格的、瞬间性的与本有的关联,在被本有之

① 参看本书“建基”部分。——原注

② 此处“让一基础一存在”原文为 Grund-sein-lassen,英译本作 letting the ground be。——译注

③ 似指前文“对于少数人——对于稀罕者”一节。——译注

④ 此处“无基”(Ungrund)或也可译为“非基础”,英译本径直译作 un-ground。——译注

基时机。这种建基于此一在中的历史，乃是伟大寂静的隐蔽历史。唯在其中，才还可能有一个民族存在。

唯有这种抑制才能够聚集人之本质和人向自身的集中，亦即人进入其使命的规定性之中：最后之神的持存性。

难道我们将来依然命定要获得一种历史，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同于现在似乎被看作历史的那个东西：对各种自我吞噬着的、唯有通过最喧哗的噪声才还能得到短暂确定的事件的阴暗追猎？

如果一种历史，亦即一种此一在之风格，依然还要被赠予给我们，那么，这可能只是那种伟大寂静的隐蔽历史——在这种伟大寂静中并且作为这种伟大寂静，最后之神的主宰地位才开启和构成存在者。

可见，伟大的寂静首先必须袭向对于大地而言的世界。这种寂静只起于沉默。而且这种静默只能从抑制中成长起来。^① 作为基本情调，抑制贯通并调谐着世界与大地之争执的亲密性，因而也调谐着本有过程之突发的纷争。

35 作为这种争执的纷争，此一在的本质就在于：把存有之真理，亦即最后之神，庇护入存在者之中（参看本书“建基”部分）。

抑制与烦忧

抑制乃是烦忧的基础。此一在之抑制首先为烦忧——作为经

① 上句中的“沉默”原文为 Schweigen，此句中的“静默”原文为 Erschweigen，英译本未加以区分，统一译作 reticence。——译注

了。自然科学变成机械技术及其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精神科学则扩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范围巨大的报纸科学，在其中，当代的“体验”持续不断地得到历史学上的解说，并且通过这种解说，为每个人输送出尽可能快速和尽可能好懂的出版物来传达这种“体验”。

20. 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场所”（因此它们是 19 世纪的产物），变成纯粹的、越来越“现实的”操作机构，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得到决断。只是就大学暂且不得不同时依然成为“文化政治”宣传的手段而言，它们还会把一种文化装饰的最后残余保持下来。“universitas”[“大学”]的无论何种本质都再也不能从它们中展开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民族的^①服务使这样一事情成为多余的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科学之运作本身若没有“大学”——在此干脆就是没有沉思的意志——还能更好地保持运行，要可靠得多也顺利得多。哲学，在这里被理解为对真理的思考和沉思，也就是对存有之可疑性的思考和沉思，而不是历史学上的构造“体系”的博学——这种哲学在“大学”里是没有位置的，尤其是在大学将要成为的运作机构里是没有位置的。因为根本上哲学无论在哪里都不“具有”这样一个位置，除非那是由哲学本身建基的那个位置；但没有一条道路能够从某个固定的设置出发径直通向那个位置。

21. 前面对于“科学”的特性刻画，并非起于一种对科学的敌对

① 可注意作者此处使用形容词“民族的”(völkisch)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译注

“报纸”和“机械”本质上指的是最终的(对于现代来说正在趋向完成的)对象化过程的突出方式,这种对象化过程本身吸取了存在者的全部实际性,并且只还把这种实际性本身当作体验活动的动因。

由于这样一种在设置和准备活动中行动的优先地位,两组科学便在本质性方面、也即在它们的运作特征方面达到了一致。

今天,现代科学向其本质的这样一种“发展”只为少数人所明见,而被多数人当作并非现成的东西加以拒绝。它也不能通过事实来证明,而只能根据一种从存在历史而来的知晓来把握。许多“研究者”还会把自己设想为 19 世纪保存下来的传统的一分子。

159 同样,关于自己的对象,许多人还会获得新的内容上的丰富和满足,他们也许在教学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反对整个“科学”设置都无可改变地被嵌入其中的那个过程。科学不仅绝不能从这个过程中摆脱出来,而且科学首先也绝不想要这种摆脱——科学越是进步,就越是不能要求从中摆脱出来。

但这个过程首先也绝不是今天德国大学的一个现象,而不如说,它涉及在某个地方和将来某个时候还想要被当作“科学”的一切。

如果以往和早先的设置形式还能长久地保持下来,那么,终有一天,它们将越来越明确地让在它们那种表面的保护背后发生的東西变得清晰起来。

历史能给予教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的发生，关于存在状态的探问的发生，本身乃是一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特定开启，如此这般地，人由此经验到自己的起于这样一种开启的本质规定性(homo animal rationale[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关于存在状态，因而也关于存有，这种对存在者的开启揭示了什么呢？需要一种历史，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开端及其来源和进步，才能去经验(对于那些刚刚开始의追问者来说)存有之本质现身包含着拒予。由于这样一种知识更为原始地深入存在之离弃状态来思考虚无主义，所以，它就是对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而第一开端的历史因此便完全失去了徒劳无功和纯然歧途的假象；只有到现在，才有伟大的光亮照临全部以往的思想作品。

88. “历史”讲座属于这项任务的范围

176

“历史”讲座属于这项任务的范围。

揭示莱布尼茨那个问题开端的深不可测的多形态性，但要思考此一在而不是 monas[单子]，

深入理解康德的主要步骤，但要用此一在来克服“先验的”出发点，

彻底追问谢林的自由问题，但要把“样态”^①问题带向另一个

① “样态”(Modalität)或译“模态”，是康德范畴表中的第四类，包括“必然性”、“可能性”和“或然性”范畴。可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页以下。——译注

92. 关于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的争辩

没有一种反运动^①；因为一切反运动和反一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所“反”的东西一道来规定的，尽管是在这个东西的一个倒转形态中。而且因此，一种反一运动从来都满足不了某种本质性的历史转变。反一运动落入它们自己的胜利中，而且这就是说，它们被夹入那种被战胜的东西之中了。它们并没有释放出一个创造性的基础，而倒是把它当做不必要的东西来加以否定了。

超出反一力量、反一欲望和反一机制之外，必定会兴起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那种由西方来规定的历史的转变和拯救而言，这就意味着：将来的决断并不涉及那些迄今为止的、甚至依然为反运动所占有的领域（“文化”——“世界观”），而毋宁说，决断之位置必须首先得到建基，而且是通过存有之真理的开启——在其先于以往“形而上学”的一切对立面的唯一性中的存有。

另一开端并不是第一开端的反方向，倒不如说，作为另一个，它处于“反”（das Gegen）之外，处于直接的可比较性之外。

因此，〈对开端的〉争辩也不是一种敌对，既不是在粗暴拒斥的意义上，也不是要把第一开端扬弃于另一开端中。基于一种新的原始性，另一开端促使第一开端达到其历史的真理，因而使之达到其不可转让的、最本己的另类特性——而这种另类特性，唯有在思想家的历史性对话中方变得卓有成果。

① 此处“反运动”（Gegenbewegung）或可译为“反动”。——译注

余性看起来是多么急迫而无法反驳。

119. 跳跃

232 在由基本问题之追问而做的准备中^①

为此准备,就必须知道主导问题和过渡。主导问题本身唯在其迄今为止蔽而不显的历史中才是可知道的(参看本书“传送”部分,第110节,“ἰδέα[相、理念],柏拉图主义与唯心主义”)。

1. 第一开端及其终结包括了自阿那克西曼德至尼采的主导问题的整个历史。

2. 主导问题原初地并不是在明确的问题表述中被追问的,但因此却更为原始地得到把捉和决定性的解答:存在者之涌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其真理中的在场现身;这种真理建基于λόγος[逻各斯](即聚集)和νοεῖν[觉知、思想](觉知)。

3. 从这里开始直到亚里士多德所做的第一个、此后主导性的问题表述的道路;柏拉图所做的本质性准备;亚里士多德与第一开端的争辩,第一开端由此为后代获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解释。

4. 现在又在隐退、但在结果和路径方面依然支配着一切的问题表述的影响(范畴学说;神一学);基督教神学带来的整体改造;在这个形态中,第一开端依然只是历史性的,甚至在尼采那里尤其如此,尽管尼采发现开端性的思想家乃是名人雅士。

5.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发生了〉一种更新的改造,但并不是本

^① 参看本书“传送”部分。——原注

质性的转变；撤回到意识和绝对确信之中；在黑格尔那里首次完成了一种哲学的尝试，即根据所赢获的绝对知识的基本立场来探讨一种存在者问题的历史。

6. 在黑格尔与尼采之间的东西是多形态的，但全都没有原始地落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连基尔凯郭尔也没有。 233

*

与主导问题相区别，基础问题作为一个被表达的问题，始于问题—表述本身，方得以从问题—表述跳回到存有之真理的思想的原始基本经验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被表述的问题，基础问题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征。它不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主导问题的问题表述的继续。因为它直接地起源于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急难的必然性，也即那种发生事件，后者本质上是由主导问题之历史以及对这种历史的错误认识一道来限定的。

置身于存有之本质现身中，并且因此追问那个预备问题（真理之本质），这不同于对存在者以及一切直接通达存在者的方式的对象化；在这里，要么人完全被遗忘了，要么存在者被当做确定之物指派给“自我”和意识了。与之相反：存有之真理、因而也包括真理之本质，只有在内立于此—在中的状态之中，唯在对于那种——基于与本有之召唤的归属状态——入于“此”（das Da）的被抛状态的经验中，才本质性地现身。

*

然而,为使这种完全不同的追问,作为此一在之持存性^①,根本上能提升到一种可决断的可能性,我们首先就必须尝试,从主导问题出发,通过该问题的完全展开,造成一种过渡,即向基础问题的跳跃的过渡;绝没有一种进入基础问题的直接过渡。必定可以揭示出来的是:在主导问题中,关于存有之真理(意义)的问题依然是未经追问的,以及为什么是未经追问的。在主导问题之道路的视界里来看,只是有所显明地来看,这个未经追问的问题乃是基础问题;时间之为存有之真理;这种存有首先开端性地被经验为不同形态的在场现身。

《存在与时间》乃是向跳跃的过渡(对基础问题的追问)。所以,只要人们把这种尝试编造为“实存哲学”,则一切都还是未被把握的。

“时间”作为时间状态(Temporalität),指的是自行澄明着又遮蔽着的移离的原始统一性,它为此一在之建基提供出最切近的基础。以这个起点,绝不是说以往的答案形式都应当被扣留下来,甚或被取而代之;因此,替代“理念”或者说“理念”在19世纪的畸变,替代“价值”,其他“价值”(被设定起来了),或者竟再也没有什么价值被设定起来了。而毋宁说,在这里,“时间”以及相应地在“实存”(Existenz)这个名称下被把握的一切,具有一种完全不同

① 此处“此一在之持存性”原文为 Da-seinsbeständnis,英译本作 Da-sein-steadfastness。——译注

如若“虚无”被误解为一味虚无化的东西，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当“制作”和“体验”^①的肯定(das Ja)如此唯一地规定着现实之现实性时，一切否定(Nein)和“不”(Nicht)看起来必定多么无耻！因为关于“不”和否定的决断始终取决于那种方式，即人们如何直接地和未加考虑地把通常的肯定提升为那种赋予每一种否定以尺度的肯定。

然则本质性的、“创造性的”肯定是更为艰难和稀罕的，甚于通常对于通行的、可理解的和令人满意的東西的赞同所愿意承认的。
²⁴⁷ 因此，否定的畏惧者和蔑视者始终首先必须追问自己的“肯定”。而且此时往往显而易见，他们本身甚至对自己的肯定也没有把握。难道这一点可以成为一个原因，说明他们为什么成为“虚无”的所谓勇敢仇敌吗？

而最后，肯定与否定，这两者连同它们的差异和对立，具有何种起源呢？还有另一个问题是：谁为可肯定性与可否定性之间的差异、可肯定之物与可否定者之间的这个“与”建立了基础？一切“逻辑学”，而且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这里都失灵了，因为它们其实都只是从思想出发来把握存在状态的。

反转(das Gegenwendige)必定包含在存有本身的本现中，而且基础乃是作为拒予的本—有过程，后者即是一种指派。若然，则甚至“不”和否定也是存有中更为原始的东西了。

① 此处“制作”(Machen)和“体验”(Erleben)显然联系于海德格尔在本书思考的“谋制”(Machenschaft)和“体验”(Erlebnis)。——译注

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传达,因为康德依然是唯一之人,他把自希腊以 254
降的存在状态(οὐσία[在场、实体])解释带入某种与“时间”的关联
之中,并且因此成为存在状态与时间的联系那种隐蔽的支配作用的
见证人了。

尽管如此,对于康德来说就如同在希腊人那里,思想(λόγος
[逻各斯]——判断形式——范畴——理性)在确定存在者之为存
在者的解释的视界方面仍然持有优先权。此外,按照笛卡尔的做法,
思想作为“思想”达到了统治地位;而依照同一个历史性原因,
存在者本身变成了 perceptum[被知觉者](被表象者),变成了对
象。因此,思想便不可能达到一种对此一在的建基,亦即说,关于
存有之真理的问题在这里是不可追问的。

135. 作为本有的存有之本现

(此一在与存有的关联)

〈这种关联〉于自身中包含着此一在之本一有过程。因此,严
格讲来,关于此一在与存有的关联的说法是令人误入歧途的,它容
易让人以为,存有“自为地”本现,而此一在获取与存有的关联。

此一在之于存有的关联属于存有本身之本现。这一点也可以
做如下说法:存有需要此一在,若没有这种本有过程,存有根本就
不能本质性地现身。

本一有是如此令人诧异,以至于它看起来首先是通过这种与
他者的关联才得到补充,而实际上在那儿本一有根本不可能以别
样方式本质性地现身。

的实行才开启自身。历史性地,唯从存有之真理而来才出现存在者,而且存有之真理被庇护在此一在之内立状态中。所以,尽管这个名称听起来对一切都是共同的,但“存在”从来不能被弄成共同的(*gemein*)。而且实际上,无论“存在”在哪里以及在何时本现,它都比任何存在者更切近和更亲密地本现。在这里,从此一在而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与存有的关联得到了思考和实行;而且[*]^①这发生在起于真理本身之移离和迷移的时间—空间中。时间—空间本身〈乃是一个〉争执性的争执区域。在第一开端中,从这个争执区域里,根据向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直接冲击(*φύσις*[涌现、自然]、*ἰδέα*[相、理念]、*οὐσία*[在场、实体]),唯有在场现身(*Anwesenung*)²⁶¹才变成可把握的了,并且被确定为一切存在者解释的标准了。据此,时间〈被思考为〉当前,而空间,亦即作为此地和彼地的位置,〈被看做是〉在在场状态范围内并且归属于在场状态的。但实际上,空间并不具有在场状态,正如它并不具有不在场状态一样。

时间化的空间化——空间化的时间化^②(参看“争执之纷争”)作为存有之真理的最切近的接合区域^③,但并非一种落入共同的形式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之中的下降(!),而是把〈时间和空间〉收回到争执之中,即世界与大地——本有之中。

① 见“编者后记”,本书第541页。——编注

② 此处“时间化的空间化——空间化的时间化”原文为 *Zeitigendes Räumen — räumende Zeitigung*,英译本作 *timing spacing — sapcing timing*。——译注

③ 此处“接合区域”原文为 *Füguingsbezirk*,英译本作 *region of joining*。——译注

159. 开裂

一条本质性的鸿沟乃是在被弯回状态^①中的存在(能力,但不是从可能性而来,后者迄今为止始终只是根据作为现成之物的存在者而被思考的)。

使这道鸿沟分裂,并且因此作为主宰^②统一地裂开来,(此就是)先行跳跃的本源。主宰作为遗赠(Vermächtnis)而存在(ist),更确切地说,作为遗赠而本现,不是本身得到遗赠,是赠送出持续
282 的原始性。凡存在者要根据存有而被转变、亦即被建基的地方,主宰就是必然的。

主宰乃是自由者走向自由的必然性。它作为自由领域里的无条件性而起支配作用并且本质性现身。其伟大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任何权力,因而也不需要任何强力,但却比权力和强力更起作用,尽管是以它的持存状态的原本方式(即那种与自身相关涉的时机的表面上长期地被中断的恒定性)。

权力——保障一种对强力可能性的占有的能力。作为保障,权力始终要面对一种相反的权力,因此绝不是一个本源。

强力——某种变化能力向存在者的无力的突破,没有先跳,也没有对可能性的展望。凡存在者要通过存在者(不是从存有而来)

① 此处“被弯回状态”原文为 Zurückgebogenheit, 英译本作 bending back。——译注

② 此处“主宰”原文为 Herr-schaft, 英译本作 mastery。——译注